

現代中國
散文選

1930

國朝文補充讀本
現代中國散文選

(上上下下二冊)

不計照樣翻印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 每部實價大洋壹圓

編輯者 江南文藝社

校閱者 李仲、高遇安

發行者 上海江南文藝社

經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說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有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卜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只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己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猶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

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一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眼，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箇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箇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箇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鄉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且日不給，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箇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

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權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箇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什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箇禮，問他們一箇人要一箇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箇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

馬褂，喇叭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擲千金的人原是有。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大刀鎗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箇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記，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箇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老母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去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箇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演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剎鐘中間，你們三箇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上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箇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是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爲招你的那箇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箇。

第二，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

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嚇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為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為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日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再若你攝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沈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歷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為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為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是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頭前，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為什麼要消沈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爲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應該知道我的消沈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爲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爲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爲我在日本住

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辨，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啣了紙烟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樂，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迴文錦字。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君批評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却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歧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的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歧路』之後，拿起筆來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

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就是京滬報章上，爲了金錢或者想建築自家的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着這淒切的孤獨。唯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只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催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的表現。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竟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壁上，不彫在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什麼也不表現出來，只教他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的「創造」。

仿吾！這一段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的招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者，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挾了皮鞭，奔走不甯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是說過了麼？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

我現在因為有這一種感想，所以什麼東西也寫不下來，什麼東西也不願意拿來看讀。有時候要想玩味這「淒切的孤單」，在日斜的午後，老跑出城外去獨步。這裏城外多是黃沙的田野，有幾處也有清溪斷壁，絕似日本郊外未開闢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處。不過這裏一堆一堆的黃土小塚，和有錢的人家的白楊松樹的墳塋很多，感視少微與日本不同一點。今晚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墳地裏漫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

感傷，有時竟會滴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如他們一樣的舉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酒，不過從前的那一種喜歡談話的衝動，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入座，他們喫菜，我也喫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乾杯。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點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的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上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歧路」來看。沫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囡，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歧路」，真的眼淚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得怎麼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看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默而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Penicillin*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坐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在言語，我的聽取對話和預備回答的那些麻煩注意可以省去。不過，沫若！我說你那篇「歧路」寫得很可惜，你若不寫出來，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種濃厚的孤獨感裏浸潤好幾天。現在寫出了之後，我怕你的那一種「凄切的孤單」之感，要減少了吧？

仿吾！我說你還是保守着獨身主義，不要想結婚的好，恐怕你若結了婚，一時要失掉

你的這孤獨之感，而這孤獨之感，依我說來便是藝術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說是藝術本身。所以你若結了婚，怕一時要與藝術遠離。請到這裏，我怕你要反問我「那麼你們呢？你和沫若呢？」是的，吾和沫若是一種與藝術遠離過的，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恢復了原來的孤獨罷了，……

嚶嚶！不知不覺，已經寫到了午前三點鐘了。

仿吾沫若！要想寫的話，是寫不完，我遲早還是弄幾個車錢到上海來一次吧！大約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後，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若在最近的時期中弄不到車錢，不能到上海來，那麼我們等六月裏再見！

（隨筆前進通訊）